

东夷杂考 李白凤著

李白凤著

东夷襍考



齐鲁书社

社

白鳳遺著

東尸雜攷

唐蘭

东夷杂考

李白凤 著

*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8开本 11 2/3印张 3 插页 96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书号 11206·25 定价 1.40元

封面设计：曹 辛 之
题 签：葉 聖 陶
唐 蘭
端木蕻良

目 录

东夷杂考

汉族形成的前奏（代序）	一
鬲族考	二
鱼族考	三
莱夷箕族考	四五
奄族考	六五
蒲姑熊盈考	八一
徐夷考	九四

古铜韵语·····	一三
附 录·····	一五一
释 亚·····	一五一
矢令簋斟斟·····	一五七
释 障·····	一八一
义渠考·····	一九〇
戊辰彝补苴·····	一九三
附唐兰函三件·····	二〇三

东夷杂考

汉族形成的前奏（代序）

关于古代民族的形成，是由氏族、胞族、部落向着民族这一最终目的发展的理论，在恩格斯以前的人类学家们如摩尔根等人已经作出精辟的探索，再往前，对于人种起源问题，赫胥黎和达尔文为这方面的研究开创了新纪元，使我们对人类的祖先发源的总面貌有了崭新的认识，而国家的形成是在民族正式形成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的国家自然也不例外，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

的国家，正如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这就充分指明，我国古代——尤其是散居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西北高原的若干氏族，就是汉族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地下发掘的文物已充分证明，我国古代民族形成和世界各国民族形成的途径大致相同。时至今日，已经达到应该更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自然，由于我们目前所能掌握的资料太少，在纵的方面，还不能够细致地勾勒出一个民族演化形成的「系统图」；在横的方面，还不能够弄清早已被从古代史中抹掉痕迹的若干氏族的情况。因此，从民族学的范围看来，研究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非常艰巨和困难的。

本人由于学识能力和马列主义水平有限，仅根据陶器、青铜器提供很少的资料，想对属于东方的古代氏族作一比较系统地研究，自然不能展示其历史全貌也是肯定的。

一 我国古代氏族情况略说

关于史前阶段的氏族情况，以及氏族、胞族、部落之间的关系等，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写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全书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作了详尽地剖析和解释。我们在这里只能很简略地摘录书中的几段话来说明情况。

「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正如几个氏族组成一个胞族一样，几个胞族就古典形式来说则组成一个部落；……部落的名称，看来多半是偶然发生，而不是有意选择的。随着时间的进展，往往一个部落被邻近各部落取了另外的名称，……」

「亲属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

解散。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恩格斯在这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我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但是，根据古代氏族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国古代氏族发展情况也与之基本相同。我们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时，不妨以其具体情况与之相对照，就可以得到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例如：在我国古代，西方有一个属于用「犬」作为氏族图腾的北狄族，在古籍中或称之为鬼方、西落鬼戎，到了周代称之为獫狁、獯鬻、犬戎，他们的情况我们知道的还很不清楚，这个北狄族我怀疑和白狄是同一个氏族的异称，它应该和姬、姜两个胞族和羌族有着某种关系——不仅是后来（殷、周之际）的战争关系，甚至有某种血缘关系。——后来的周氏族在最初应该和白狄种的姜姓氏族是同一胞族，从周之先起于姜嫄，中经古公亶父（除了王季、文王以外）武王、成王……终周之世屡叶为婚的。章太炎《检论》中说：「姜者羌也。」周幽王因废姜姓的申后而惹出申伯引犬戎入寇的灭国之祸，就说明了这种复

杂的关系。在东方城国林立时代的详细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但是，至少有两大组成部分，即：（一）原来居住在山东全部、河南东部、江苏北部这一带的土著氏族。（二）由中原被殷迫迁到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和河南东部的鬲族、戈族、过族、斟鄩、斟灌等原在中原的氏族。

据我看来，我国古代氏族分布的情况很复杂，过去研究的成果，很少是确实可信的，其中甚至还有很多错误。例如：开始有了属于历史记载的比较可信的夏代，它建国的地方传说是在山西省南部的安邑一带，但是，古史的记载，夏代自仲康、少康以来的踪迹却在山东东北部，其他与夏民族有关的氏族，如鬲、戈、昆吾都在山东北部及山东与河南交界处。可见东方古老氏族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我国古代的系谱流传是归宗于黄帝的。《史记·五帝本纪》就认为颛顼是昌意之子，生子穷蝉；又认为蛸极乃黄帝曾孙，其父玄嚣，生子帝喾。这样，就跟周民族拉上了关系；其实，所谓帝喾之妃姜嫄的说法极不可靠，因为姜嫄是白狄族，她应该是「母系社会」最后一位「酋长」，在她以前的社会尚处于群婚制时代。恩格

斯说：「在一切形式的群婚家庭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只要存在着群婚，那么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因此，古籍中「万世一系皆出于黄帝」的古老说法是不足信的，这种违反人种学的说法是不科学的没有理论根据的。

当然，所谓的黄帝（轩辕氏，亦即天鼋）并非人名而是族名，这就一语道破了古老传说的虚妄，根据《史记·五帝本纪》《汉书·古今人表》的记载，黄帝乃少典之子，而少典乃炎帝神农氏所生，这样，就把黄帝族和炎帝族合二为一了，其说本身就彼此矛盾着。往下再看，黄帝族即位（聚居）于有熊，就在今河南省郑州与新郑之间，应该是中原的土著，炎帝族大约是苗族的祖先（据蒙文通说），两族是曾经发生多次战争的。无论就古代地理情况和人类生活情况来看，都不是成理之说。再说，《国语·周语》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这是周民族托始于「高门华族」的攀附心理；前面说过，周（姬姓）的老祖母姜嫄本来是母系社会的最后一个

女酋长式的人物，根据崔盈科、杨筠如的考证，姜嫄墓在山西闻喜县城西二十里，至今有祠。《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她是「履帝武敏歆」而有孕的，所以没有丈夫。不是没有丈夫，而是说不清她生的儿子后稷的父亲是谁。古代推溯世系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恩格斯说的：「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例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本来是说商民族的祖先以「鸟」为其氏族图腾的，其中也创造出一个类似姜嫄的故事，就是说商的老祖母简狄因吞燕卵而生禹，是为商之祖先。（这种类似的传说古代民族托始于女性都大致相同，例如：南方蛮族托始于磐弧（犬），北方的肃慎族托始于女吞红果的故事；甚至耶稣之母玛丽亚未婚而娠，其实她是在婚前被罗马军人诱奸得子。）或据《诗经·大雅生民》：「即有邰家室。」的记载，以为姜嫄墓在陕西武功县，或以为在山西绛县，都可以证明和黄帝族相距很远。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很难说是同一氏族。别的不用说，《史记》《汉书》根据古代传说，竟然把商民族的老祖母简狄和周民族的老祖母姜嫄都

配给帝尝做老婆，直是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说的：「虽然希腊人是从神话中引伸出他们的氏族的，但是这些氏族比他们自己所造成的神话及其诸神和半神要古老些。」

我认为商之先，就是在河南东部商邱一带最早聚居的以「鸟」为其图腾的氏族，大约和《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来朝……「吾祖也，我知之」。……」的「以鸟名官」的郯族有着血缘关系；郯族的祖先少昊氏之墟在穷桑，即今山东曲阜县东约四十里的地方，后来经过成汤的八迁，慢慢地移到北殷，即今河南安阳一带的殷墟（商邱、殷墟都是一个意思）。至于周之先本在山西、陕西两省的交界处，姜嫄及其子弃的原籍问题，或云，弃之子不窋失官而奔戎狄，此说也不尽可信，我还是相信章太炎「姜者羌也」的说法，姬、姜两姓屡世婚姻的事可以证明他们原来是白狄种中的两个胞族。旧说姜太公「东海人也」是一个大错误，就连太公望在武王时封于齐的事也是一个大错误。《左传》：「同姓不婚，周之制也。」这就是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指出的：「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

姻，创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恩格斯也说：「在氏族内部禁止通婚的情况下，每个部落必须至少包括两个氏族才能独立存在。随着部落的增殖，每个氏族又分裂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这就充分说明了终周之世，姬、姜两姓联姻的实质是什么了。

把黄帝族以后的尧、舜、禹、汤、文、武这些发祥地完全不同的氏族都强隶属于黄帝名下，统归之于「炎、黄遗裔」这种万世一系的思想之产生，应该是产生在春秋以后的事。周氏族是比较落后的白狄族，大约很受中原氏族的歧视，因此，为了抬高「身份」，便制造出一个「姬氏出自天鼋」的假托，而后人（韦昭）在注《国语》时，由于不了解周初的历史情况，误信武王伐纣灭殷以后，封太公望于齐的旧说，又误信「太公东海人也」之说，于是，就写出「皇妣王季母太姜者，逢伯陵之后，齐女也」。（案：关于太公望的籍贯旧说有三：一是白狄族，二是东海人也，三是河南汲县人；经近人考订，以第一说为可信。）至于把苗族和东夷、徐夷都硬拉到黄帝的名下，更是荒诞无稽的事。经过初步探索，黄帝、太昊、少昊这些古代

的氏族是实际有过的，但并不是人名而是族姓，除了黄帝族聚居在今郑州一带之外，其余各族都聚居在山东省南部；现在暂不论及炎帝的事，仅从黄帝族来说，是否和渑池地区的「仰韶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尚不可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由于近年郑州出土大批「先殷铜器」可以找出一点线索，至少郑州二里岗出土的有「黽形族徽」的铜罍应该和黄帝族有着血缘关系，也许这一支遗裔受到远自山西安邑来的夏族的压迫，东迁到山东曲阜一带，和太昊族、少昊族是一脉相传的。但是这个氏族和原来居住在东方的东夷、莱夷、徐夷绝对不可能有着血缘关系，尤其是以「鸟」为氏族图腾的商族，以「虎」为氏族图腾的徐族，尤其是以「桐」为氏族图腾的周族的关系根本就谈不到，因为「周」字在甲骨文里本来写作 ，、、、、、、、、 金文中本写作 、、、、、、 最后才变成  字。我认为周氏族应该是发明耕种的最早的民族，这不仅符合后稷发明种植的历史传说，而且从字形意义上也比较说得通的。「周」字之写作「」即「稠」之本字，周人为了夸耀他

们祖先这种伟大的发明，就取以象意，后来凡从「邑」之字都从「口」，（如「鲁」本为鱼族，加「口」为「𩺰」，从「曰」乃「甘」字，义渠之「渠」字本作「𩺰」、「𩺰」皆是。）到了春秋前后才在表示国名的字上加「邑」，如「井」之作「邢」、「奠」之作「鄭」，「庸」之作「鄘」、「江」之作「邛」等皆是。因之，把许多分明无关的古代氏族都编到黄帝族的名下的旧说是一种很不实际也不合乎科学的说法，我们在研究古代史的时候，千万不可轻信前人的误说，每一件事都要加以分析，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的态度是：以历史传说和典籍为「经」，以出土实物为「纬」，以「纬」织「经」，以「经」贯「纬」，一件一件地加以对比、分析，然后作出判断，弄清楚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至少对于春秋以前的古史应仔细地加以推敲，我们绝对不能因袭错误的旧说，更不能盲从于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妄说，认为我们这个烜烜赫赫的文化发达的古老国家的一切都是外来的。我们这个国家从远古就是多数民族聚居的，许多古老民族还能从出土文物中考查出他们的踪迹。我们这个多数民族聚居的广阔大地上，从八千年前就产生了文字和具有独